

电影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析目前银幕上佳作难觅的症结

艺海气象

在电影创作的整个运作中,打造或寻找好剧本永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而选准题材则是冲出起跑线的关键的第一步。一个好的剧本必然会在资本市场有号召力,在人才市场有吸引力,在影片市场有竞争力,最终构成一部成功的电影。时下,资金好寻,剧本难觅,已经成了电影界的咏叹调。电影制作机构、制作人最挠头的就是剧本。

好片子 “多乎哉不多也”

这些年全国电影的生产总量已经达到五六百部,比起十多年前的一百四五十部,增长的幅度够大的了,编剧的队伍也是浩浩荡荡不断壮大。遗憾的是国产电影给人的感觉是量高质低,每年能挤进电影院,登堂入室,或招摇

过市或蜻蜓点水的也就百十部,能引起市场关注、观众兴趣的“多乎哉不多也”,真正能叫好叫座、成为热点、既赚口碑又能赢利的则更属“凤毛麟角”。

何以至此?我以为,许多影片起跑时就输了:题材的选择和认定偏了,剧本开掘的力度和深度弱了,丰富的素材和精巧的构思没了,浓烈的生活感和鲜明的时代感缺了。

选题材 “找错对象嫁错郎”

我们似乎都明白,电影是声画艺术,它借助于蒙太奇的特殊表现手段将发生在不同时空的人和事有机地辑录为一体,形成一个蕴含冲击力和感染力的看得见听得着的精彩而完整的故事,让你身临其境,情随其人。因此电影题材的甄别和遴选首先强调的应该是电影特性,这是电影创作生产的“起跑

线”。综观我们的电影,有相当一部分输在“起跑线”上,路子不清,方向不明,题材的认定和选择“找错对象嫁错郎”,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主要表现在漠视或忽略电影的特殊性,应景的比较多,跟风的比较多,影视剧互为翻拍的比较多,似乎能拍成90分钟的影像就是电影。这种先天不足,最终的体现就是无法与影院和银幕的功能相匹配,与观众对电影本体的认识和需求相吻合,被残酷地挡在影院门外,不仅投资打了水漂,心血也付之东流。究根寻源,说白了,这样的题材压根儿就不是成就一部电影的胚胎。其中,有些可以做成电视电影,有的可以拍成纪录片、专题片,通过屏幕、网络和影像制品进行传播。

解症结 “编剧靠养剧本靠磨”

当然,题材的选择绝对替代不

了剧本的创作。好题材未必能成为好剧本,这是不容置疑的。缺少好剧本,实际上就是缺少好编剧。好编剧靠养,好剧本靠磨,然而实际情况,一是一些编剧心态浮躁,急功近利,挡不住诱惑,耐不住寂寞,架不住忽悠,纷纷改换门庭,投靠电视去了;二是写电影剧本成功的几率低,耗费的功夫多,但获得的利益少;三是编剧应有的尊重没保障,随意的撤换和介入,常常出现“狸猫换太子”的结局;四是电影剧本的投入捉襟见肘,施展的天地不大,大家名家涉足电影编剧的越来越少,自然就制约了优秀剧本的总量,出现了“急就章的多,闭门造车的多,胡编乱造的多,格调不高的多,单打独斗的多”,充斥“假、空、粗、浅、俗”。尽管在制作过程中,样式翻新,风格求变,但形式大于内容,技术替代艺术,炒作强于创作,改变不了它的命运。市场不认可,观众不喜欢的结果在所难免。

江边夜弹

关于越剧男女合演还要不要搞,或者说越剧舞台上还要不要男演员,近年争论不休。管理层仍然贯彻女子越剧和男女合演“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适者生存”,实际过程使得男女合演这条“腿”越来越细。我一直认为,数百剧种中唯越剧走通全女班道路,应该呵护好这个亮点;而赵志刚转战他乡以来,上海越剧院的男女合演进一步蒙上悲观色彩。可是最近观摩了该院的现代戏《家》以后,我感到这个问题原来并不那么简单。

男女合演还有「戏」吗?

越剧《家》引起的思考
□ 翁思再

观众并不反对

此番《家》共演两场,首演那天客满,据说第二场出票也非常好。男主角觉新、觉慧的扮演者由赵志刚、许杰改成齐春雷和裘隆,女主角则换成俞景岚、郭茜云和周燕儿等女演员出演。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阵容,为什么能够赢得观众呢?一个字——像。一位老戏迷对我说,如果换女演员扮演觉新觉慧,穿长衫戴围中或者穿立领的学生装,台下看上去会感到别扭,《家》还是男女合演看上去更顺溜。可见观众并不绝对反对男女合演。

应该看到,越剧自上世纪中叶开始尝试现代戏以来,确实也积累了一些有看点的保留剧目。最典型的是《祥林嫂》,袁雪芬的经典演绎自不必说,男演员史济华扮演的贺老六也十分传神,你说他是范派还是徐派?都不是,他就是那个绍兴山里的倒霉农民贺老六,那段自叙身世“我老六”唱腔风行一时,迄今还在坊间流传。我还欣赏在表演上颇受俞派影响的男小生刘觉,他在《舞台姐妹》里扮演唐经理,简直把旧社会那种戏班吸血鬼演活了。

需要扬长避短

既然有那么多亮点,可是为什么在“物竞天择”时,男女合演总体上却景况不佳呢?我认为问题出在剧目的布局上。比如,让女小生去演现代戏,而男小生呢,却加入女子越剧里面演传统戏,大量摹演前辈女小生创造的角色。对于当时的这种盲目性,现在可以进行总结和反思了。此番《家》的导演胡筱坪告诉我,越剧男演员的驰骋天地,应该在女小生不擅表演的领域;除了现代戏以外,先秦、清代的戏,都有男小生更擅表现的优势。试想,让女演员扮演清朝的官吏,穿“马蹄袖”,头顶伞形鸟纱,观众会看不惯,而这类戏男演员演起来就没有审美隔阂。再如先秦是“金戈铁马”的时代,“春秋无义战”,婉约的女子越剧于此难以表现,而如果让男女合演来表现的话,气质就比较接近。胡导演的这番分析颇有说服力。质言之,女子越剧和男女合演这“两条腿”,须在题材上进行分工,以往的教训在于二者没有错位发展,导致“扬短避长”。观众不选择你,是因为你戏码不对路。

其实命运把握在越剧界自己手里。在艺术规律面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男小生若是继续同女小生挤在一条路上,争抢老戏的资源,势必发展空间不大,长此以往甚至危及整个男女合演这个品种的生存。男演员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空间,不仅在于剧目和题材,而且还在于声腔。十三个越剧流派都是女演员创造的,男演员生理条件不同,何必削足适履?昔有张国华先生突破流派界限,改革越剧男演员的唱法,不知后继志士仁人为谁?但愿此番《家》的演出,能够成为一个新的起点。

大家点评

电影《蝙蝠侠4》

2个月的“大片”空窗期,让影迷对《蝙蝠侠4》的期待空前高涨。美国“小丑枪击案”的铺垫,也令该片在国内的高票房得以预期。不过,这个终结片和该系列的前几部片子相比,血腥味道不浓,反而给小罗伯特·唐尼加多了煽情的机会,感情、友情、亲情和轮番煎熬,让蝙蝠侠最终放弃了英雄之旅。影片结尾中年轻一辈的成长,导演想告诉观众,整个世界依然充满希望。 艾飞

电视剧《风和日丽》

《风和日丽》二轮上星播出了。这部围绕着女主角杨小翼血缘身世、情感命运展开的电视剧令人动容。

其中,南方这个角色很少被人提及。实际上,这是剧中最让人伤怀的一个悲剧人物。南方活得单纯、温情,他的悲剧,是爱上了同父异母的姐姐,他爱得那样无邪,执着而热烈,所以当真相展现在他眼前时,尤其残酷…… 徐华

网络小说《如懿传》

《如懿传》是青年女作家流潋紫继《甄嬛传》之后推出的“后宫传”第二部,先在网络上发表。

读《如懿传》,却感到了与《甄嬛传》类似的人物和冲突。写长篇,往往会把作家的积累全部掏空,如此短的时间,写两部同样题材作品,不免重复自己。曹雪芹写《红楼梦》,披改十年,这种沉着的精神,是值得今天浮躁的青年作家学习的。 杨梢

小说集《代表作·中间代》

70后作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上一代50、60后作家已经被经典化,下一代80后作家又是图书市场上的宠儿,处在这样的夹层中,他们选择默默书写。薛忆尧等人的《代表作·中间代》和即将出版的《代表作·新女性》,汇集了他们最满意最优秀的小说作品。十个中国当代文坛的中坚作家,正用他们的实力证明,中国文坛中间代已经挑起了大梁。 乐梦融

求索未知到达遥远彼岸

——观即将公演的音乐诗剧《鉴真东渡》

新作一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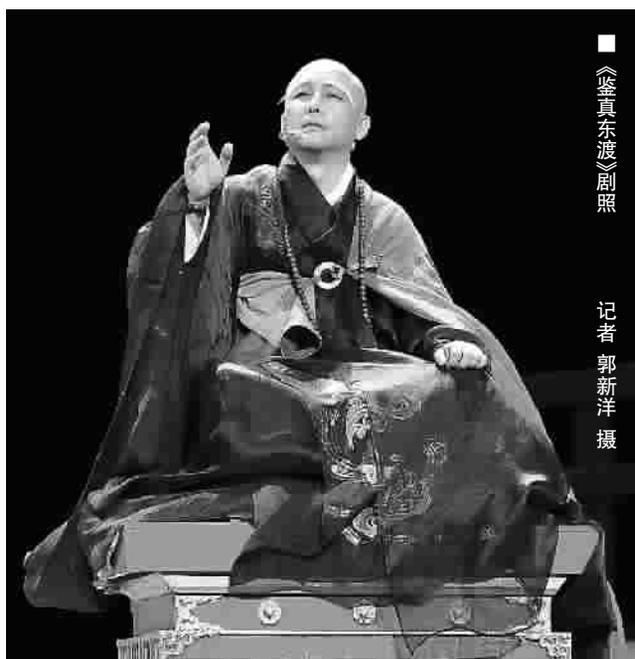
鉴真东渡,虽发生于唐朝,其事却进入今日课本,亦常被选为文艺作品题材。鉴真六次东渡,屡遭挫折,不得不返,最后凭借意志,终于到达东瀛传播大唐文化。在一般的文艺作品中,描写的是鉴真的坚韧,以及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但上海戏剧学院最近制作即将在东方艺术中心公演的音乐诗剧《鉴真东渡》,却以充满禅意的笔触和诗化的描述,把一位不一样的鉴真呈现在了观众眼前。

启开角色内心

《鉴真东渡》一开始,交待了日本佛界节律混乱,民众为逃避兵役,私自削发为僧,故僧人荣睿和普照被遣来到中国,既为学习佛教节律,亦为寻找传法高僧。鉴真受邀,却遭到弟子的激烈反对,由此形成第一波心灵冲突。东渡背景已形成后,情感矛盾开始把观众的目光引入角色的内心。弟子们起初的反对,出自对“彼国太远,生命难存;沧海浩淼,百无一至”的旅途凶险难卜,毕竟,鉴真年事已高,位居扬州大明寺高僧早已荣名远扬,何苦再冒风险远走他乡?而且,私自出海东渡异国传戒,亦有枉法罪名。不过,鉴真自有考虑,对劝阻他淡然回答:“东渡不易,这就对了。”在第一场结束时,扮演鉴真的宋怀强以一段平和却又坚定的诵念,道出了他的决心:“我可预想颠簸的海浪、不尽的迂回,预想到接踵的困顿,可我不是为战胜这一切而去,召唤我前往的,恰是茫茫的未知。我将走入难以猜测的未来,希望在遥远的彼岸,解开心中的谜团。”

浪漫诗意风格

该剧既有话剧的框架,又有音乐的元素,而关键在于浪漫的诗意,构成了全剧主体风格。导演



《鉴真东渡》剧照

记者郭新洋摄

熊源伟在解释音乐诗剧的涵义时指出,莎士比亚戏剧无论是语言还是主题,其实都体现了诗剧的特点。因此,该剧在推进剧情时,并没有把矛盾和冲突化为舞台场景,而是通过鉴真与角色之间禅机深重的对话,强化面对探寻未知世界时的大智大悟。最让鉴真心痛的,是得意弟子灵佑为担心师父安危,擅自把东渡行踪密告朝廷,导致第三次出海被官兵截拦。灵佑错愕,在房外自罚伫立,却不见鉴真开窗。其实,“一窗之隔,三两声叹息,千百转悲喜”的情境,刻画了鉴真也是何等心绪。在60天后终于迎来开窗之时,却是师徒分手之日。两人相见,灵佑与鉴真的对话言简意赅,人生寓意十分深刻,听来意蕴隽永。鉴真原谅了灵佑,灵佑也自寻出路,不再东渡。

共同彻悟人生

灵佑的出走,或许可以看作鉴真弘法之路增加又一支。跟

随鉴真东渡的日本僧人荣睿的病逝、嫡传弟子祥彦的往生,在鉴真心中,只是“花开总在花谢后,月盈时伴月瘦”的人世规律,所以,他依然不为所动地航行于探知未知的旅途。但是,这一幕幕展现在舞台上,如层层叠叠的风浪般扑向航海之路,东渡的艰辛和鉴真的坚韧人格,由此可见真切。六次东渡,历时12年,双目失明的鉴真终于踏上东瀛之土,开启传法之路。

经历了几番与日本僧人的斗智,令众人信服后,扮演鉴真的宋怀强袈裟在身,朗声宣讲:“我28岁登坛讲经,度人数万。可我始终不解,受戒与我何干?我又与众生何干?纵我成佛,众生依旧不得解脱。直至55岁,发愿东渡,12年来,心如磐石,再无转移。然而,东渡岂我一人之事?”也许,在主动探寻未知的途中,与众人共同彻悟自然与人生,一起求得心灵的自由,才是这部《鉴真东渡》打动观众的感人境界。